

昨晚,始建于1942年的上海大戏院经过数年修缮,终于正式开门迎客。位于复兴中路1186号充满工业感的崭新空间中,展示了十余件由年轻艺术家创作的作品,樟木箱、旧的汽车部件、废铁、陈年的蒲团、过期的胶囊药丸等等老物件、老零件以新技术组成了影像、装置等最前沿的艺术形式。在一个曾经辉煌过又没落过,拆了再重建的剧院里,这个名为“RE源”的跨界艺术展探讨了重塑,反思,再创造,革新,重生的意义。



文体社会

从没落到再重新开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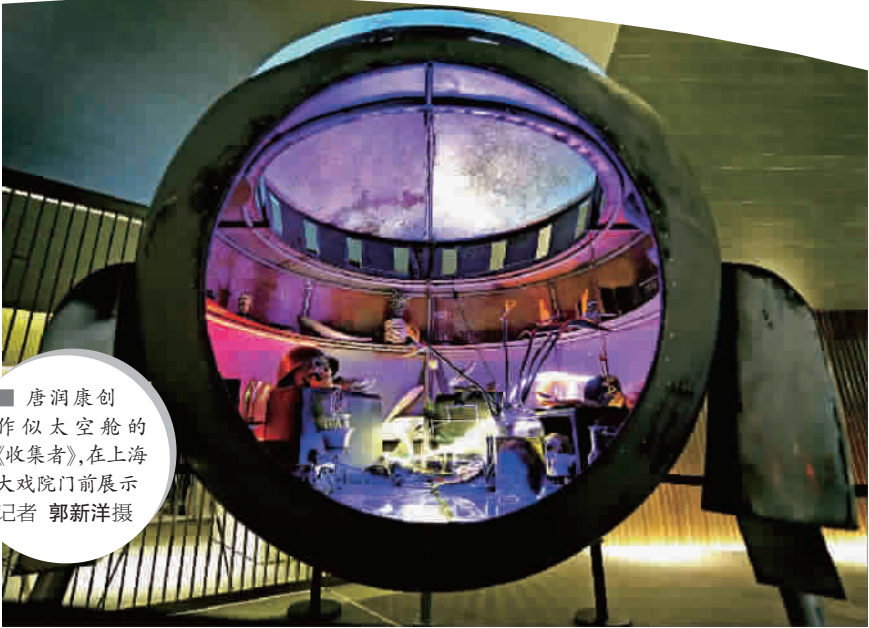
重建后的上海大戏院,从外观到内部的肌理,都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原来黄褐色的曲面已被一块悬浮在地面上的巨石取代,所有楼层皆为石材包裹。剧院入口和售票区向建筑内部退进,形成半开放式公共广场,广场上摆放着一件状如圆球的大型装置作品,模糊了剧场与街道之间的界限。进入一楼门口带有弧形凹面的铜条饰墙,可以看见青年雕塑家王从义创作的《梦想再造实验室》,艺术家用金属、灯光、感应器、电机等材料制作了一个有着精巧机关、造型独特的玩具,隐喻了自己童年时光的记忆碎片——被杂草缠绕的废弃工厂、灯光熄灭后如伏地巨兽一般连绵的楼房、午后嗡嗡作响的缝纫机和母亲的背影、收储他零碎念想的渐渐变旧的木箱。这次展览结束后,这件展品还将留在上海大戏院一年作为本次开幕季的特别纪念。

步入剧场内部,一眼望见本次展览的巨型展品——由中国美术学院跨媒体学院综合艺术系教师朱玺与THE小组联合创作的《芥子灯塔》,以废轮胎为山石底座,扎在城市的霓虹之心,四周高楼林立。在塔的侧面有一条裂开的口子,放置着隐喻星球的灯光,灯光忽而闪亮忽而湮灭,引领观众在黑暗的空间里重新思考:我在这,你在哪?

也是策展人之一的朱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的时候这样解释《芥子灯塔》:“灯塔象征着希望,看到灯塔就意味着到达目的地,同时这也是另一群人出发的地方。从老到新,从过去到未来,就是一个节点,上海大

老物件新技术 老零件新产业

RE源艺术展拉开上海大戏院开幕季序幕



■唐润康创作似太空舱的《收集者》,在上海大戏院门前展示

记者 郭新洋摄

戏院也是这样,从新到没落,到重新开始,也是一个节点。”

旧物以新的方式呈现

在艺术范畴内,原本就有利用现成品创作的概念,朱玺说,这些用来创作的元素——旧的樟木箱、废弃的汽车部件、用过的铅笔头,几乎都是从阿里巴巴上买来的现成品,再运用现代的互动感应技术,声光电的技法,通过电能轴承转动带动翅膀的翕动,再带动灯光闪烁,使这些来自过去的老物件重新焕发新的生命力,也是让旧时设计师们的作品在当下再生,“做成一个关于我们自身生活的图腾”。对常人来说,老物件意味着旧和被丢弃,但对艺术家

来说,旧物的生命力在于在于其上的昔日历史岁月痕迹,过往的信息对于艺术家来说十分重要,“所以我们情愿要老物件而不愿意取用新物件,可以说是缅怀过去,但旧物不能用旧的方式体现,而使用现代方式赋予旧的物件以新的生命力。”

本次展览的展品覆盖了上海大戏院的各个公共角落——半开放式的广场、大堂、剧场内部展厅,甚至盥洗室、过道……艺术家们因地制宜为每一个空间都赋予了特别的意义。在重生的剧院里,他们有了精神上的契合。

剧院、电商和艺术院校这三个原本平行无交集的平台对于“新”的渴望,才共同促成了展览。展览将免费展出至3月31日。

本报记者 徐翌晟



谁之过?

近日,小鲜肉又成了影视圈众矢之的,质疑不断。

演员宋丹丹说,“两个小鲜肉一起拍戏,早到的在停车场等着,非要别人先进去。好像后进去的人显得腕比较大。”一夜成名的小鲜肉们还会攀比化妆师和助理人数。

张国立批评道,许多小鲜肉拍戏被称为在拍表情包,时间短、拿钱多还有替身。“这个替身,跟成龙那会儿拍武打戏的替身还不一样”,包括全景替身和背景替身,“只需拍他们的脸,剩下的都让替身拍。”

编剧高满堂甚至爆料说,他在参加一个颁奖典礼在后台候场的时候,真切看到了小鲜肉们保镖的阵势。说得夸张一点,“他们的队伍比普京、特朗普的阵容还大。”他指出,现在拍摄一部1个亿成本的电视剧,要请到这些当红小鲜肉,片酬基本在七千万元至八千万元之间,只有两三千万元留给导演、编剧、团队和后期制作,使制作费用捉襟见肘,“造成了我们作品中巨大的垃圾出现。”

谁让小鲜肉变得如此骄横?当然,小鲜肉们缺乏敬业精神、贪图浮华、讲究排场等有他们自身的问题,但是,如果没有适合他们这些坏风气的土壤,这些不正之风是不可能形成气候的。因此,从这个角度看,仅仅指责小鲜肉是不够的。比如,张国立所批评的时间短、拿钱多还靠替身现象,但人们不禁要问,是谁在怂恿他们这样做的呢?比如,高满堂批评的小鲜肉们片酬太高、保镖阵容豪华,但人们也会问,是谁给他们提供了天价片酬?并允许他们如此“摆谱”,甚至公然登上颁奖盛典的呢?显然,小鲜肉这一切问题的根源,恐怕还得要从影视界本身去寻找。

最近,编剧宋方金痛心地表示:表演这一行当正在被毁掉。他发现,不少剧组现在是“小鲜肉中心制”,一切都围着小鲜肉转,小鲜肉演戏基本靠替身,连台词也不用背,一天片酬竟高达55.6万元,犹如在“抢钱”。这与老一辈的陈宝国、陈道明、张国立等演技派演员的敬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剖析这一怪圈产生的原因:首先,剧组是分A、B、C三个组同时拍摄赶进度,小鲜肉当然是分身乏术,不用替身行吗?其次,小鲜肉一天片酬是55.6万元,多用一天都是巨大成本,让剧组不堪重负。由此,“倒模表演”、“抠像演戏”、大量替身就难以避免了,并形成了“小鲜肉中心制”。究竟是谁给了小鲜肉们以天价片酬?如果真的嫌他太贵、骂他戏差,缺乏艺德,完全可以弃之不用,但偏偏是不少剧组对小鲜肉趋之若鹜,以至于让他们身价飞涨,在制作成本中占比攀升至75%,让整个行业沦为替他们打工的境地。

有人问:“既然如此这样,你导演可以不用这样的演员啊!”对此,张国立回应,导演没有不用这些“小鲜肉”的权利,因为他的背后是资本方的强硬。但资本方为何会强硬?问题就在于投资人想借助小鲜肉的名气和粉丝打开市场,这就涉及到产业链了。拿影视剧来说,有了小鲜肉,就可吸引广告、吸引粉丝、吸引眼球,以拉动票房、提升收视。可见,整个影视圈看中的是小鲜肉可能会带来的商业利益。当整个行业都在疯狂追逐金钱时,小鲜肉就成了影视界宠宠和追逐的对象,怪相也由此产生了。

俞亮鑫

思南公馆朗读亭延至十四日



新闻追踪

本报讯(记者 徐翌晟)流动朗读亭上海第二站已于3月8日一早在思南公馆小广场开始,记者昨晚获悉,原本定于明天撤离的朗读亭将延期到14日,希望与已经持续了三年的思南读书会衔接上,这个周末,书香将扑面而来。

在清晨6点半就有朗读者迎着晨曦,在朗读亭外排起了队,静静地等候,其中,有好几个都是在上一站来不及排上的。思南公馆的朗读亭外,整整齐齐地摆放上了几排椅子,以供长时间等候的人群入座,为排队者节省体力。主办方思南公馆总监郑毅透露,他们还贴心地备有特殊的半小时“稍候券”,即在这个半小时内,排队号予以保留,排队者可以利用这半小时上洗手间或者买点东西充饥,这样的人性化服务让原本带着人性温度的朗读亭更充满了温情。

看天气预报,朗读亭延期的这几天又恰逢下雨,郑毅告诉记者,在下雨的日子,思南公馆的朗读亭外还将撑起几顶帐篷,为前来的朗读者们挡风遮雨。

姚明今上荧屏荒野探险

今晚,姚明将首次亮相东方卫视《越野千里》,他跟着贝尔一同攀岩走壁,深入洞穴,露宿荒野,甚至用篝火用剩的黑木炭来刷牙,弄得满嘴黑炭,只能再用河水洗净……昨天下午,总导演李佳梦对本报记者详尽介绍了这位新一届中国篮球协会主席的荧屏冒险之旅。

姚明说:“其实在大自然的面前我们都很渺小,我们需要去找回这份本能,让我们学会与大自然、与动物融洽和谐地共存。”但真要做到这一点并非容易。

面对危险,姚明毫不畏惧,他勇捅蜂巢,勇抓毒蛇。夜晚,他与贝尔点燃篝火,竟露宿在有狮子出没的一片原始森林中。由于姚明身体实在高大,他上半身只能露在睡袋之外,冷得他脑袋直发凉。他半夜起来走走,篝火映照着他的高大身躯,人影晃动,让贝尔觉得犹如“怪兽”在走来走去。尽管有点危险,但姚明并不担心,他笑道:“贝尔答应过我的家人,要把我完整地还给他们。”

李佳梦说,姚明2米26的高大个子,在

美国加州马里布溪州立国家公园的原始森林中探险危险不断,他先是在陡峭的山岩中艰难地攀越穿行,由于体重180公斤,沉重的大脚踩在岩壁上又常常打滑,再加上脚部伤痛复发,一脚踩空,惊险万分,多次靠贝尔用绳使劲拉住。

山间洞穴还常常有蛇,由于身躯庞大,洞穴很深,洞口狭小,他进去容易出来难,费了好劲才挣扎着从洞中爬出,险些困在洞中无法“脱险”。只有一件事,姚明拒绝了,就是贝尔要他吞食动物尸体上的蛆虫,用蛆虫的高蛋白补充体能,但姚明确说,女儿如果知道他吞食过蛆虫,一定不会再来亲他了。他对贝尔说:“我人胖,可以饿上一顿。”由于探险与他生活中的幸福反差太大,姚明言语间时刻流露着对家的眷恋,他常在荒野中说:“我想拍张照片给我妻子,让她看看这里的风景。”遇到难吃的野餐,“小巨人”则自豪地笑道:“我妻子烧的饭菜可好吃了!真的!”

本报记者 俞亮鑫